

2017-02

Vera Koo's First Column in a Six-Part Series Inspired by the Writings in Her Memoir
(Simplified Chinese, English original appeared in the Won 2017/2)

有些人在能与人分享的嗜好中才能找到快乐，射击却不是这么一回事。自四十多岁开始射击运动以来，我就发现射击是一项极其值回票价的个人运动。

我自处在靶场上时时感觉到平静祥和。

当然，比赛时你是在跟射击选手较劲，在靶场练习时往往也看到其他选手的身影，你绝不是在真空状态中独自一人。有些比赛场合你甚至是跟着团队一起比赛。然而在最深处，射击运动的天地中只有你自己、你的枪和标靶。

这一点我喜欢。射击，对我来说，不是一般我可以跟朋友在靶场上边八卦边玩的等閒嗜好。它是让我全心全人投入的行动，且挑战我的身心。

不过在我走过人生的当中，我发现人有时都需要帮助，即使是极其个人的事也是如此。射击也不例外。我很幸运自己有很多朋友和恩师对我一路提携，让我能有今天。

站在巨人肩上看得更远，我要找到射击界的巨人做我的恩师。

我开始射击时对这项运动几乎一无所知。



Jim O'young 是我第一位恩师，一直到今天他都是我的良师益友，彷彿是缘分命运让我们结识。

Jim 是《钢盘盃》(Steel Challenge) 的射击巨人，在这项竞赛中，速度、精准和运动体能缺一不可。

一九九一年我遇见 Jim 时，已经完成若干枪械训练课程，但在射击运动圈子裡还是无名小卒。我刚刚决定要参加射击运动比赛，但是我需要方向；我买了一管比赛用枪，但是对自己使用这把枪的成绩表现不满意。

我跟在地靶场主人谈起自己的问题，他建议我去跟 Jim 谈谈。靶场主人说，Jim 每个週四都来，他知道该怎麽办。

那天是週三，因此 Jim 次日才会到我在地的靶场来，但是就在我准备离去时，我转身，他居然出现了。

我请教他自己的用枪问题，Jim 是坦率的人，听完我的叙述后，他直截了当的问我：「是枪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？」

次日我在靶场跟 Jim 见面，我用那把枪发射了两匣子弹。我成竹在胸，即使旁边有老练有成的射击家在观察我射击。我射击完了之后，Jim 也操作了那把枪，他判断问题出在枪，而不是出在人上，表示愿意替我找一管新枪。

我知道自己要需要更往前进一步；我需要好器材、还需要好老师，我感觉 Jim 是最理想的人选，是圆熟的职业老手。

只有一个问题，他告诉我他不收学生。

但我也不会轻易接受人对我说「不」。我继续央求他，问他可不可以至少让我观察一次他如何练习。他软化了，我开始在靶场研究他如何操作枪支和射击。终于有一天他要我也带着枪来射击，不久之后，他成为我的老师和业师、指导我；他告诉我当地有哪些专题讨论我应该加入、指点我哪些竞赛我应该去参加，有些比赛他甚至和我搭档参加。

他也成了我的朋友。

有时朋友会适时给你一句有用的话或做出一个贴心的动作，他们说时或做时可能并不知道这些话或动作有多大的意义。

这种经验在我身上验证数次，包括几年前我在密苏里州哥伦比亚附近靶场「比安奇盃」预训时腿摔伤、必须休养那次。

我受伤两个月后，Jim 到我加州的家来探视我。他知道我急着想恢复，不能练习让我急死了。我想参加次年五月的比安奇杯，我不顾一切的想要早日复原。为了平息我的焦虑，Jim 和外子家一在我家后院架起一个小型的充气射击场；这跟在哥伦比亚练习不尽相同，但是起码我可以让我枪法不生疏。

Jim 也知道如何挑战我。在传授我技艺的过程中，我若是抱怨，他就会问我：「你要半途而废还是要继续学？」我从未半途而废；我的基因裡没有半途而废的字眼。Jim 是我最久的恩师，但是还有数不清的人也是，不管是同行的选手、製枪手或是靶场负责人，许多都在我的射击旅程中帮助过我。

我开始射击竞赛时最早并不是在《比安奇盃》，但是判断《比安奇盃》最适合我发挥我的准确实力后，我联络 John Pride,他住在南加州，曾是《比安奇盃》的冠军得主。他告诉我 Mickey Fowler 和他在加州 Mariposa 有训练靶场。



如果 Jim 能够为《钢盘盃》代言，四度《比安奇盃》冠军得主 Mickey Fowler 便是《比安奇盃》精神的代言人。他的靶场设计完全仿照《比安奇盃》比赛的各个阶段。

跟 Jim 一样，Mickey 一开始告诉我不收学生，但就像我前面提过的，我不轻易

接受人拒绝我，结果一九九七年二月，我开着车到 Mickey 的靶场接受我第一次《比安奇盃》的预训。

在 Mickey 的靶场，我认识了日裔选手冈田一。我常常一个人在 Mickey 靶场花很多的时间接受训练，常常我也是最后一个离开靶场、把门上锁的人。

但是我一路都有人帮忙。我向冈田一展示我的技巧后，他同意跟我一起研究。在 Mickey 靶场上，他和他儿子教我跟「比安奇盃」各种有关的事。他的每一个建议我都拿去检测，对我管用的我留住，不适合我的，就弃而不用。



我在「比安奇盃」的竞赛生涯中，冈田总是亦师亦友，我经常与他切磋。

我一九九七年初次比赛后，是冈田提议我前往会后的酒会。我不是会在这类酒会中如鱼得水的人，但是他说服我去。结果在酒会中我膺选为当年最佳新进女选手，还得到现金奖金。我事后向冈田致谢，对他深深一鞠躬。没有他，我不可能在那天得到任何一种奖。同样的形容与感谢也适用于 Jim、Mickey 和许许多多帮助过我、会继续在我射击生涯中帮助我的人。

我一开始从事这项运动时，人告诉我虽然所有的射击选手都有竞争心，但是我们也是共同体，彼此帮助非常重要。这话真是太真实不过。运动本身的艰苦特质在我们之间建立起一种同志感情，我们需要彼此照应和帮助。

毕竟我们有时需要外来的帮助，如果我们不在他人需要时伸出援手，怎能期待别人帮助我们？

我永不希望靶场独自一人练习的性质改变，因为我在靶场的孤独中找到力量。但我也不会轻易放弃我一路得到的帮助和建议，没有这些忠言与益友，我也不会是今日之我。

我学到：若是只靠自己努力便能达到的地方不值得去；每个人都需要他人帮助前往他们想要去的地方。这项真理在我一生射击运动的旅程中，是越走越明。